

《圣经创世纪》的重大启示概述

集自圭多·波尔多鲁齐神甫的著作

引言

圣经，这是记载天主神圣言词的著作，它以两本深奥难懂的书作为起始和结束：一本是创世纪，一本是启示录。它们好像是天主特意设置的两扇大门，一扇在圣经的开始，一扇在圣经的结尾。好像是天主为了揭示他自己，也为了揭示他的著作。他留出了一个深奥难懂的空间，为了在以后有了决定性的条件，时机合适的时候再向世人揭露。这个条件，从一方面来说，是科学将来有能力正确而详尽地解释遗传学与天体物理学方面最根本的原理时；从另一方面来说，是在天主的第二次的到来，以及新世界来临以前，旧时代的结束的时候。我们的地球将是一个全新的地球，留给人们一个痛苦的酝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中的大多数，充满了侵略性和矛盾。他们没有能力理解并实现福音的教导，以便给自己建立一种使自己从自然王国升高到超自然王国的生活方式。

为了进入这个变化的时代，就必须把全部的真理交付给人类，以便使人类充分地认识这些真理，并且在自已同天主之间建立起一种正确的全新的关系。因为，如果上述的两部书是由于天主的意旨而使之深奥难懂的话，因此人类就不能解释它们。人类企图理解、推测、猜想这些真理，但是，真理却被关在两扇大门之外！而如果天主本人不去开启它们的话，人类就丧失了理解的可能性。

因此，由于这个时间是由天主选定的，他就垂顾于人类，以便把

创世纪的晦涩难懂的要点解释给圭多·波尔多鲁齐神父，——他是山区里的一个本堂神父。以同样的方式，圣母揭示给Stefano Gobbi神甫，——他是圣母玛利亚圣职运动的创始人。为了解释启示录，首先，在1989年，他作了一系列的关于这个内容的启示。

因此，给圭多神甫的启示是天主本人做出的关于各种起源的解释。他着重强调了在摩西创世纪里所曾经阐述过的概念；同时，补充进去一些片断，以便使全部内容合乎逻辑和简单明了。这样就最终解决了造物论与进化论之间由来已久的争论。简言之，看到当时各种物种出现时其间的连续性，这是正确的。但是最根本的是要承认造物主在塑造“每一个”单独物种时所领导的运作作用。然而，在研究人类起源方面，科学既向相反的见解，也向妥协的中间立场方面发展，这样就形成了理论，而正是因为这些只是“理论”，而不是科学的法则，因为是不可以实验的，所以就不能奢求得到绝对的真理。因此，面对一个如此含混不清的不稳固的基础，唯一可以解释人类是怎么起源的，以及他的创造方式，就只有天主了，因为，他本人正是这个事物的创造者，因此只有他才真正有权力来谈论它。

由天主所运作的间接创造，超越了所有的那些理论。所谓间接，是天主为了创造任何一个新物种，包括创造人类，都要利用一个间接物作为“工具”，或者说支持物，这个支持物就是紧紧位于所要被创造的物种前面的一个女性；之所以被称为“创造”，因为天主完成这个步骤是“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新物种的第一个和第二个个体的第一个细胞的配子，但不改变任何已经存在的东西。所以，任何一个新物

种的两个始祖的“假妈妈”，每一个新物种有一个，只是临时被作为孵化器来使用的。而在创造人类的时候，与创造先前的那些物种所不同的是，天主向他灌输进去了他的神灵，这样就使人类成为具有神灵的活生生的人。

此外，天主还解释了“天主之子”与“人类之子”的区别。前者是由天主自己创造的完美无缺的人类，连他们的合法子孙也是完美无缺的，因为从遗传学来说他们是纯种的人；而后者是亚当的非法的子孙，他们从“生物学”方面来说，受到了原罪的污染。

从这方面来说，“原罪”不只是一桩由于高傲自负而产生的纯粹的罪过，而且也是杂交的这项罪过的具体行动，它是由始祖亚当（属于生命家系的第一个人），越出本物种，和先人类中唯一的女性发生的染色体可以兼容的生育关系的结果，这个女性属于野生家系。这个行为就使得他们的非法后代在生理和心理方面退化，以至于这支杂种人类混同在低等动物之间。由于这种退化，就从“生物学”方面遗传给他们受了污染的后代们，使他们生成了人科动物的外表。

而那支纯种的后代，就是亚当的合法的后代，也就是天主的子孙，在许多代时仍旧是纯洁的；但是，他们慢慢地与受到污染的人类通婚，于是逐渐地就都受到了原罪的后果的污染毒害。这就是创世纪第六章第2句晦涩难懂的话的解释。这句话在许多世纪里一直困扰着圣经学家们而不得其解，因为在这句话中说：“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儿很好看，就娶了喜欢的作妻子。”

这件事情被叫做罪过，是因为它肇始于人类起源之初。对于人类

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因为其结果是把所有的人类都牵扯进去了，而且成了各种各样的痛苦和灾难的根由与真实的原因，因为它在人类的品质之中，除去引起了染色体的畸形和各种疾病，还造成了人类的好攻击和狂暴的动物本能。现在我们都是受过污染的人，也就是这种遗传病变的携带者。因此原罪是通过遗传的途径而蔓延开来的；或者，像教皇本笃十六世在2008年12月10日总接见时所正确指出的那样。

当天主的子孙们绝种，而杂种的人类的污染达到极点以后，天主就用例如大洪水那样的种种灾害消灭了那些受污染最严重，最不可救药的人，而采取措施对那些幸存者进行弥补。大洪水中只有一家幸免于难，这就是诺厄（挪亚）的一家，虽然他的子孙从遗传来讲也不是纯种的，但是比其他的人污染得轻一些。只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了种族的区别与离分。

处于下降时期的人群的特点与处于上升时期的人群的特点的交叉，造成了人类学的混乱。因为查明在古地质时代出现了不同的人类群体，这就使人感到迷惑，认为这是人类自发进化的证据。在这些出土文物中，人们不能区分开，哪些是处于退化时期的，哪些是处于弥补时期或再进化时期的。

最后，天主判断时机成熟了，因为人类已经再次获得了足够的能力来理解与渴望追求，也就是人类能够完全理解天主的精神实质和思想，完全关注神的时候，于是就派遣了他的儿子耶稣，给具有良好愿望的人们再次注入天主的神灵。而这种神灵，由于原罪的原因，天主

把它从受了污染的那一支人类抽走了（见创世纪6，3），因为天主的神灵不能停留在动物性的人类身上。于是我们可以说，天主对我们的身体的救赎，或者说对我们身体的弥补以及心理的救赎，从几百万年前就开始了。加上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神灵上的救赎，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个二次创造。

圭多神甫是谁

圭多·波尔多鲁齐神甫是这个伟大事件的主角，因为他是由天主选定的来作天主与人类之间的中间人的。1907年他生于Puos d`Alpago, 这是一个距离贝鲁诺20来公里的小村子。他的父母都是小学老师，他很小的时候就感觉到了天主的召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进入神学院学习。就是在神学院里，他得到了对他未来将要成为先知的一些预言。1922年，圣Giovanni Calabria当着全体学生的面，对神学院院长预言，年轻的圭多，到了晚年的时候，将要写一本关于圣经创世纪的非常重要的书。六年以后，当圭多上神学系二年级的时候，玻利维亚的超人Matteo Crawley神甫，当着所有的神职人员的面，向他预言说，他将来会从天主那里得到一些关于创世纪的晦涩难懂的章节的启示。在同一场合，Crawley神甫预言另一个神学院的学生，圭多的同学Albino Luciani，将要升到宗教等级的最高级别，但是可惜……时间很短！四年以后，在他被授予圣职的前夕，他的忏悔神甫对他嘱咐说“当天主向他启示原罪的奥秘时，要感谢天主，

因为只有通过这种认识，才能够充分理解救赎的全部过程。”后来，当他第一次担任本堂神甫的时候，著名的德国神秘人物Teresa Neumann对他进行了不可理解的意想不到的造访。她向他告知“天主在他的身上有一些关于仁慈的伟大的计划”，而且要求他把一切都要写下来，确确实实地要把一切都写下来。她还预言他一生要经受巨大的痛苦。而且还不止这些。

1945年，当他在Carro作本堂神甫的时候，在他身上又出现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他提前18年，在他的心灵里，看到了Vajont的大灾难的所有的最详细的细节。他急忙给有关的市镇的领导和本堂神甫们写信警告他们，但是由于那时候大坝还没有建设呢，因此没有人相信这个危险将会是真的，没有人把这件事当真，把他的信扔到字纸篓里了。可是，从那以后，他的同行们就把看做是“得了幻觉症的人”，认为他……有点儿奇怪。

1972年，Chies d`Alpago的堂区教堂很少有人参加宗教活动，他为此深受折磨，感到失望，他觉得精神上崩溃了。正在这时，天主来和他相会，以一个十分长的幻象，让他观看了宇宙的创造，第一个男子在他的住所里，最后还让看到了第一个女子的诞生。这个女子就是天主指定给第一个男子的合法的妻子。

他打算请他的上级对此事也有所感觉，但是他的企图屡屡落空。因为他的这种描述使人无法相信。说实在的，没有人愿意对真理进行深入的探讨。

后来还有一些别的短的启示，成了那个长长的幻像的必然结果：

对原罪的启示，对亚伯尔之死的启示，还有对加音（该隐）的后代的启示，——他们是最初的杂种人类，今天的我们都属于这个范畴。

他84岁时逝世。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他的使命和研究。他集中精力研究考古学，古生物学，人类学，遗传学，以及一切有关地球的起源，和人类起源的学科：一开始时，他致力于使自己有能力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所预言的启示，后来，又致力于正确地解释这些启示。他逝世于一所养老院，那是在结束了他的上级和同僚们对他的无穷无尽的轻蔑与侮辱之后。他没有享受过被人们相信的快乐，也没有亲眼看到自己的作品终于能够出版。

圭多神甫接受的幻象

在1972年8月14日到15日的深夜，也就是说在圣母升天节的前几个小时，65岁的圭多神甫，出其不意地受到一位安琪儿的探访，他把圭多神甫唤醒，向他打开一条道路，那时他看到了圣母和第一个女人，她们这样对他说：第一个女子是“耶稣的母亲，从圣灵方面来说，也是一切被救赎的人的母亲”；而第二个女子，是“天主之子的生身之母”。他感到极为惊奇，使他目瞪口呆。

她们请他拿起圣经来，不是那本最近出版的三件套的那本，而是由Marco Sales神甫评注的那本，他把新约和旧约合并在一起而成了一本书，以强调整部圣书是不可分割的。同时，这位Sales肯定，摩西就是圣经创世纪的原作者，而这个事实却被一些现代的圣经学家议

论不休。

后来，这两位女子撤出，以便让位给天主。天主自我宣布说：“我就是无所不在的我”。天主立即说明了一个最根本的事情：“这个新的其实不取代那本摩西启示，但是补充它，而且解释它。”天主接着说：“我教你阅读那本书的字里行间里你所不懂的东西”，也就是说：“以便正确地理解创世纪”。

第一个男子（译者注：即亚当）。这个幻象是从一派田园风光开始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男子，运动的动作十分协调。那时他正专心致志地收集蜜蜂巢，他是要给一个前人类的女子送去。这个前人类女子快要生产了，她所要生的是个女孩儿，她长大以后将要成为那个男子的合法妻子。再往下面，天主解释说，这个新生儿，是一个新物种的结果。天主向一个紧紧地位于人类前面的一个物种里的女性，借她的子宫使用一下儿，在她的子宫里植入第一个细胞。这样就可以供给她营养，使她成长，并把她生下来。那位年轻的男子也是用这种方法生育出来的。现在，他正在全力以赴地做准备，等待喜悦时刻的到来。天主的启示的场景是在黑海和Caspio海之间的一个地区，就是在今天的Ninive附近，时间是始新世的晚期，创造大哺乳动物结束的时候。

他居住的地点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一个长满了植物的山角，它向一片宽广的平原伸展开来，上面长着自然生长的植物，都已经成熟了。太阳当空悬挂，天空晴朗无云。看得出那个年轻人实在是非常勤劳：房屋是建在半山腰上的，他利用了两层岩石之间的缝隙，用泥

灰岩垒起了笔直的墙壁，把房子包藏在里面。他把长长的竹竿一根一根地接起来，做成水道，把生活用水引到他的住处旁边。他用兽皮做成的皮条把锋利的石头片捆绑在动物的股骨上，做成各种工具。房子的里面，有他按着木头纹理劈开的木片做的桌子。顺着墙壁，放了几个小凳子。还有一些用食草动物的脑袋做的容器，眼窝的窟窿是用树脂堵上的。墙上挂了几个带毛的皮子做的口袋，桌子上放了几把刮动物毛皮用的刮刀，还有一些整整齐齐的穿孔用的穿孔器，在一个小家具上还有一把破冰斧。这个房子有一扇门，是用藤子编的。房子还有两个开口，像窗户的模样，为的是进阳光。看了这些制作精巧的手工活儿，咱们也不用感到惊讶，因为第一个男子没有受到原罪的污染：也就是说，他比我们今天的任何科学家都聪明得多，这些科学家们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那桩罪过的后果的污染，即便在我们的眼里看不出来这种污染，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可进行比较的标准。

此外，天主是他的师傅，教给他使用语言和火。

然后，场景移动了，调整了焦距。再往下，是前人类的家庭，那个要生孩子的女的也属于这个家庭，其背景是最早的人类群体。天主把这些动物叫作“前人类”，他请圭多神甫看看他们身体的特点。他们并不是猴子，至少不像我们所认识的那些猴子。他们这个种类已经灭绝了，或者说作为纯种的这个种类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他们与人类杂交了。他们的前人类的特点我们可以从我们身上找到，哪怕由于各种的选择以后这些特性已经减少了，因为今天的我们，都是那个被称为“原罪”的可怕的杂交而生育的后代。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接着谈。

毫无疑问，这些前人类的外表十分丑陋。他们身高只有一米多一点，身体直立，皮肤是暗红色的，长着一层黑毛，稀疏凌乱；短腿，大约是他们身高的三分之一，胳膊很长，一直到小腿上面，手也很长，脚丫子短粗。溜肩膀，比骨盆宽。侧面看，脸是直的，前额很低，鼻子眼外露，不遮不掩。没有下巴颏，嘴很宽，差不多咧到耳朵根。男子的耳朵是尖立着的，突出到扁脑袋以上大约5或6公分；而女子的耳朵是横着的，突出到头发以外，每走一步耳朵就晃悠悠，有一点点像山羊的耳朵。他们是性格温顺而且驯服的动物，天主创造他们是为了让他们帮助人类干那些劳累的活儿，种地，还有那些简单的劳动，比如说运石头。他们眼睛表达的意思差不多和人的眼睛一样，他们比狗聪明。他们可以根据需要变换声调，但是不会说话。天主把他们定位为“野生血统”（译者注：原文为“野树”），以便与完美的人类相区别，而人类被称为“有生命的血统”（译者注：原文为“生命树”，即“有神灵”之意）。伊甸园是一片各种动物和物资俱全的土地，所有的造物都在这片土地上和睦相处，一起生活。

在这个田园牧歌式的场景过后再往前，圭多神甫所看到的就完全变了，给他展示的是创造宇宙：星星的创造，地球的创造，月亮的创造，还有我们这个地球上生命的兴起。那是在一片黑暗的背景里，忽然出现了一个大写的“A”字，是英语字体，略微倾斜，天主把它叫作“阿尔法”，它象征着天主本人。在阿尔法的旁边，有六个小点子，分为两组。第一组有四个小点子，第二组有两个，它们象征着创造万

物的六天，或者说六个阶段。在黑暗的天空中，出现了一只张开的手，那手是粉红透明的（这是象征着天主的创造工作）。从这个掌心，朝着指尖的方向，喷发出像小尖塔一样的火星儿，火星儿按几何级数增长。这是以比喻性的图形，演示亚原子粒子怎样创造出时间与空间，在摩西创世纪中把这些亚原子粒子简单地称为“光”。时间与空间是两条不可缺少的坐标，所有的创造物都可以在里面存在：这是第一个阶段，或者叫第一天。在这个最初的阶段开始以前，是一无所有，是无穷的黑暗，寒冷，寂静，光照不进去，热透不进去，声音传不进去，这些全都不曾有过。只有天主是一直永恒地存在着的，他的神灵是至纯的，是我们有限的智能所不能想象的，是因为我们受到了原罪的污染。

当整个屋子里都充满了这些火星儿的时候，却忽然一下子都消失了，屋子黑了下來。这时，出现了一个非常小的小亮点，发出强烈的光，光华闪烁，令人眼花缭乱。那个小点子像是在油锅里炸一样，在它的周围又出现一些亮点，发出光芒，成倍地增长着。这些新出来的小点子呈螺旋状围着最初的那个点子转，飞快地远离开它，变得大起来，然后又成对地分开，在它们之间排列成一定的次序：这是第二个阶段，或者说第二天。在这个阶段里，创造了一个原子和组成宇宙里所有星球的一般的物质，以及组成这些物质的所有的元素。

“创世大爆炸”的理论与这个幻象并不矛盾，因为只是强调了这个过程的第二个部分：创世大爆炸理论解释了星系的形成，但是没有解释大爆炸过程中转化为物质的能量是怎么生成的，而这里解释了创

世开始的第一个阶段。

在这个白色的星星流动群中，有一个最接近圭多神甫视野的球，它比别的星星大，它受到了另外一个和它一样大的闪光发亮的红色的球的碰撞，这个红色的球有一条发白光的长尾巴，在尾巴的后部扩散开来：这是一颗彗星。在进行碰撞的时刻，忽然看不见它们了，原来这两颗星球消失在了它们碰撞所生成的巨大的黑色灰尘之中了。

当这团黑灰变得稀薄的时候，出现了地球，它像一颗没有光泽的带白色的球。地球还是一个干燥无水的球体，既无突起也无下沉，地表面都是一模一样，只是在北极那里有一个冰做的锥状物，在它的顶端，有两片半圆形的云围绕着它。但是在南极并没有一个对称的东西，它反而是膨胀起来而且被压扁了的。地球的外表，与其说像一个球，还不如说像一个梨。这表明白热的核心并不在地球中心，而是略微偏向南半球。因此在那里，由于有较多的热量，所以那里的地壳经受着较大的压力，因此那里就比较薄，就容纳不住内部大量的白热的物质：这是第三个阶段，或者说第三天。

忽然，干旱无水的地球强烈地振动起来，从圭多神甫视线的对面，在今天的太平洋的地方，发生了爆炸。向天空中喷射出无数块大块的地壳，尾随着大团大团的滚滚烟云。这些地壳块被抛出，划出非常高非常高的轨迹以后，一部分又重新回落到了地球上，同时形成了一些火山口或高山。还有一些，超出了地球的引力，就留在了太空中，因此再也没看见它们落回来。这些大石头块儿，体积庞大得不可想象，它们逐渐地互相吸引，互相靠拢，就形成了月球：这是第四个阶段。

地球爆炸的最显而易见的结果是地轴的位移，这是由于反弹力造成的。最初由于爆炸形成了可怕的深渊，大陆块就自动地漂移以填补这个深渊，后来有了水，这个大深渊就成了太平洋。这时，顺着地壳深渊边缘的方向，在对面的地表上，许多巨大的地壳也掉进了这无限的深坑，这样就突然形成了一些纵向的深沟，它们跨过了大西山脊，从一极伸向另一极，后来就把那个大盆地变成S形的了，在生成水以后，那地方就成了大西洋。在以后，太平洋那里连续爆炸，因为那儿的伤疤比较脆弱，以后这些深沟就形成了大西洋，而且还逐渐变宽。

另外一组里的四个小点子，由一个小空格把它们和两个小点子隔开，它们象征着创造的第五天和第六天：创造生命，无论是动物的生命还是植物的生命。象征性地集中在第五天。而创造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是在第六天。在这最后一个阶段，天主引进了神灵这个元素，这就是欧米茄，它象征着天主之子。

在这个关于创造万物的全景式的幻象以后，接着前面中断的那个地方幻象又重新出现，在这个幻象里，前人类女子正要生产那个女婴，也就是第一个女人：这是第六天的事。分娩的场景是以寓意式的形式出现的，以便不刺激圭多神甫，因为他一开始并不理解他正在看的东西。正在要被生下来的女婴，是创造万物的最后一个作品，或者，为了同不相信的人讲起，可以说是创造动物的“整个过程”中的顶峰，在这以后，就不创造新的物种了。这位产妇被天主叫作“桥”，圭多神甫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天主明明确确地说：“她就只能保留为‘桥

头’的作用”。但是那个自以为是，不听天主话的第一个男子，却把这个桥头真的变成了“桥”。就是两个物种之间的桥：一个是天主的纯血统的合法的子孙后代与前人类子孙之间的桥。圭多神甫只是在总结性的启示里才明白这个意思的，他概括这个意思为：“桥头”（是桥的一大截，没有拱，所以不能使人走到桥的另一端）是任何一个物种的雌性，她把子宫借给天主用于他的创造，她只是简单地作为孵化器和胎儿未来的奶妈。这个胎儿并不从这个假妈妈那里接受任何基因，因为这个胎儿是个全新的创造物。但是“桥”就不一样了：过了两年，就是生育了那个女婴儿以后，当那个不听话的第一个男子和这个前人类结合以后，她就变成了两个物种之间的“桥”了。她遗传了她的基因，而且生下了一个杂种儿子。这个儿子就是加音（该隐），这样就开始了杂种的非法的人类的时代，就是被称为“人的子孙”或者干脆说“第一个男子（亚当）的子孙”。的确，在这个时候，天主就结束了他的创造工作，不再创造新的配子了，因为完美人类的两个始祖（译者注：指亚当和第一个女子，即那个女婴儿）已经被创造出来了。这样，第一个男子的非法的杂种的儿子，就成了巨大不利因素的携带者：他的外表像个前人类，智力十分有限，言语错乱，没有天主的神灵，因为他具有野兽的本能，不适合容载天主的神灵恩宠。

在摩西创世纪中，天主十多次强调说：“让大地生出各种动物，各从其类。”这是天主给亚当的唯一的戒律，以便他保障自己后代的生命，但是亚当违反了这个戒律。这对于今天的我们，——科学企图重新打破这个壁垒，不也是一个警告吗？天主把一切的财富都给了第

一个男子，但是对于管理自己生命的各个方面（受孕，诞生，死亡）除外，在这方面，天主保留了并一直保留他的所有权和自行处理权。违反这条戒律从此就开始了，人类所有的灾难还要继续下去。

此外，圭多神甫还懂得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由于摩西创世纪说，原罪是由亚当和厄娃（爱娃）犯下的，而圭多神甫看见，正是这个被天主叫作“桥”的前人类女性和亚当犯下了原罪，因此，这个前人类就是我们一直叫作厄娃（爱娃）的那个女的。因此厄娃并不是亚当的合法的妻子，而是那个在原罪的场合里合伙者。由于她属于前人类，没有主动意识和主动要求的能力，因为她像动物一样，听凭繁殖期的自然冲动和欲望。所以她不是这个罪过的责任人，而责任人就“只”是亚当一个人，正如圣保禄（保罗）在致罗马人书（罗马书5，12-19）所正确指出的，罪过只是“一个人”的：“罪因了一个人来到世上，死亡（神灵上的死亡以及以后纯种的天主之子的灭绝）亦因著罪接踵而至。那么，天主借著耶稣基督一个人，那些得到了恩宠的赐予的人，将被宣告为无罪。”这就是救赎，也就是从神灵上再生。正如教皇圣本笃16世于2008年12月3日的教理问答讲授中所强调的那样。

的确，“厄娃”，并不是一个专有名词，而是一个定语，意思是“一切众生之母”（创世纪3，20）。她不是亚当的妻子，而是在犯原罪的时候的一个碰巧的合伙人。因此，那个亚当和第一个女子的假妈妈，就成了加音（该隐）的真妈妈。然后，加音就成了我们所有人的祖宗。确实如此，不幸的是，由于这个原罪，今天的我们实际上都是“厄娃

的后代”，因为我们都是加音的子孙。

从以上这些可以推断出，第一个女子在犯原罪的时候，只有一两岁。而随着年龄的增大，她后来就成了亚当的合法的妻子，她与原罪毫不相干，因此要给她恢复名誉。“她是无辜的，你要记住！”天主强调说。

厄娃的外表一点儿也不吸引人。她是她这个族类里唯一没有毛的皮肤白皙的女性。她是天主创造出来的一个孤例，从生理来说，她处于前人类与人类之间的半路上，也许是更适合于哺乳，更胜任她完成作母亲的任務。她的身高大约一米零五，腿特别短，跟她的那些姐妹们一样；她的手和胳膊特别长。她的胸膛和乳房像一个女人那样。她生下第一个女子以后，她用长手把这个女婴搂在怀里，表现出极为满足的神情。她的眼睛虽然是大大的向外努着，但是眼神有一点儿人类的样子。当她看自己的小孩儿的时候，好像是在满意地笑。她的嘴是宽大的，嘴唇又宽又细，包不住嘴唇，嘴唇咧到颌骨的根部。她的嘴里流出来细细的透明的蜂蜜水，那蜂窝是年轻人采来的。她的上膛是平的，所以含不住像丝那么细的粘乎乎的蜜水。她非常心满意足地咀嚼着，但那样子很不好看。她张开嘴，露出满嘴健康的牙齿，雪白而整齐，犬齿比别的齿长，就像蛇的牙齿。所以天主用一种有一点儿讽刺味儿的委婉说法，把她叫作“蛇”，说她是最狡猾的动物，也就是说比别的动物都聪明。当她发出声音的时候，就像她的姐妹们那样，伸出一条又长又尖的舌头，就好象是长在嗓子上似的。这样她就说不成话，只能发出声音。她有一点儿鼻子，跟她的姐妹们不一样，她们

根本就没有鼻子。她没有下巴颏。她的前额很低，一直到眼睛，都遮掩在头发下面。她的头发稀疏，是没有光泽的暗栗色的，后面拖到后脑勺儿，只盖住了脖子。肩膀是下垂的，耳朵从头发里横着伸出来，但能像塞特种猎狗那样把耳朵收拢起来。她的面颊是粉红色的。

如果她的外表如此地令人反感，那么在生下那个女婴两年以后，去推动第一个男子犯下了恶果累累的罪过的原因是什么呢？肯定不是他的孤独或性欲望，因为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他与那些受到原罪污染的现代男人们受性冲动的驱使是完全不同的。激发他的想法的推动力是想能够生自己的儿女，而这些儿女将来都像那个女婴儿那么漂亮。这已经两次验证过的了：一次是他自己的出生，一次是这个女婴儿。但还不止于此：因为这是从生活中摆脱天主的一个机会，从神灵来说，天主要作父亲，他是第一个男子的所有后代的父亲。但是亚当想有自己的后代，所有的后代都是他自己的，而且想当这个地球上的绝对主人，因为天主已经委托他统治并享受这些果实。于是这么一来，那棵野树，也就是厄娃，就变成了“识别善的树”（当按照天主的意愿时，她就“认识”了睡梦中的亚当，于是就生下了第一个女子，这是天主的女儿）；而且她也成了“识别恶的树”（当她和亚当发生性关系时，这是在天主的计划之外的），这是由于亚当——这棵“生命之树”——的骄傲自满和不听天主的话，因此在碰到她以后，就被她诱惑住了。所以，这条蛇，厄娃，就非故意地变成了亚当的“钓鱼线”，亚当就上了钩，他就陷入了建立自己家族的欲望之中。

从圣经上，可以看到“识别善恶的树”的说法。“树”的含义就

是指那棵“野生的世系树”，在这里就是说的厄娃。而“识别”是圣经里的另外一个说法，它是“发生生育关系”的同义词。这同一种说法，我们可以在路加福音中看到，这是当他在说圣母领报瞻礼的玛利亚时说的，他对天使Gabriele说不要认识男子。

“善的”或者说“在善事中”，这是因为过去，由于天主的旨意，使亚当在睡梦之中，与厄娃有了关系，怀上了女婴，这是为了不叫亚当发觉，因为这种事情以后不许可重复。所以圣经说“取下了亚当的一根肋骨”，也就是说亚当的精子。在这个重要时刻，是天主在厄娃的子宫里创造了一个完美的配子，这是天主的纯种的子女的配子；他把这颗配子与亚当的配子相结合，于是就诞生了十分美丽的胎儿的第一个细胞。因此，厄娃并不是用她自己的前人类基因来孕育这颗美好的果实，也就是那个第一个女子。

但是厄娃同时还是“识别恶的树”，或者说“就是在恶之中的树”，因为在原罪里，这个性关系是违反天主的意旨的，天主不在这个具有悲剧性的事件中进行创造，因此，厄娃就生下了一颗坏的果实，这就是加音（该隐），按照孟德尔的法则，他是一个杂种。这样，这棵“识别善与恶的能够生育的树”——或者说成“识别”，或者说成“吃”它的果子，总之是在天主的计划之外的事。它就变成了死亡的携带者，因为它把人类引向了失去人类的生理与心理的完整性，使人类只是生活在人科动物状态中，因为人类与纯种的天主之子相比，有着更多的杂种血统，所以人类具有更多的前人类特性。天主说，这种受到污染的血液，“将是人类的恶魔”。的确如此，它不仅毒害了亚当的杂种后

代，使他们趋向退化；也毒害了天主的纯种的合法的后代，由于他们与人类的女儿们结合，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纯种的人类就灭绝了，而只遗留下了杂种的人生活于世。这就是那段晦涩难懂的话（创世纪 6, 2）所说的：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儿很好看（因为有些姑娘比别的姑娘更像她的爷爷），就娶了喜欢的作妻。于是这两种血液互相污染。所以，欧米伽 — 象征着天主的纯种后代，就是我们在创造万物的第六天所看到的，它是六个小点子的最后一个，与象征纯神的阿尔法在一起，但是欧米伽却颠倒着的了。耶稣以救赎把他们又拉回到自己的身边，重新给被救赎的人以神灵，把他们作为天主的抱养的儿子，又归纳到天主的计划里。

第一个女子，那个新生的婴儿，她成长到3岁的时候，看到了加音的出生。当亚当看到厄娃生下了一个小娃娃，却与那些前人类的小孩子们相似，“于是睁开了双眼”，他明白了他的错误。于是，在加音断奶以后，他就远离了厄娃。并不是天主驱逐了亚当，而是亚当 — 家长，驱逐了厄娃。

第一个女子和加音生活在父亲的同一个屋檐下。当第一个女子大约15岁的时候，生下了亚伯尔，他长得很漂亮，完美无瑕，就像亚当和第一个女子一样，他们的纯种的后代也将全像他们一样地漂亮，因为他们是天主的真正的纯种的子孙。在所有的后代的血液都被污染以前，他们的后代几代人都将有始祖的形象，像始祖那样。这表明原罪只是通过遗传或者生态的途径进行传播（参见教皇圣本笃十六世2008年12月10日的讲道），或者通过繁殖（参见天主教学说原理），因此，

圭多神甫说原罪并不继承过错，但是继承过错的“后果”。

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场景。在一座农舍前面的一条长板凳上，从左向右一溜儿坐着加音（该隐），十五岁；第一个女子，十八岁，那时她正要生产舍特（赛特）；第一个男子（亚当），33岁；还有亚伯尔，三岁，他们的后背都靠着墙。他们正在吃一顿便饭，主要是鲜鸡蛋，苹果等物。加音拿来了他收集来的水果，就是苹果；亚伯尔呢，他是看家禽的，所以他拿来了鸡蛋。那些苹果看着挺好，但是里面烂了，因为是在树下面捡的，而不是从树上摘的。亚伯尔咬了一口第二个苹果，也还是坏的，就不耐烦了，把苹果朝着加音扔过去，正好打在他脑袋上。然后他就朝院子的出口跑去，想去农舍的外边捡几个好苹果。加音受到这番侮辱，生气了，跟在亚伯尔的后面也跑出去了。接着就听见了小孩子的大喊大叫声。爸爸给妻子做了个手势，让她出去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但是妻子只走了几步，就因为分娩的镇痛而沉重地跌倒在地，丈夫马上跑过来把她扶起来。父亲忙着舍特降生的事，那两个小孩子就没有人管了。而当父亲去找小孩子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死了，躺在草地上，那些跑过来帮忙的前人类的小娃娃们在喊叫着。他呆住了。他的头发都因震惊而变白了。出了什么事了？

刚才那一大堆前人类的小娃娃们，喊叫着亚伯尔的名字，他们是跑过来帮忙的。那时加音正在摧残亚伯尔。这些小娃娃出于好心，想救亚伯尔，想把两兄弟分开，极力地要把亚伯尔从加音的手里拽出来。但是他们拉住亚伯尔的胳膊不松手，就把他的胳膊拽得脱臼了。这样

就伤上加伤，最后造成了亚伯尔的死亡。

这个场景惨烈之极，不可想象。加音被迫放开手。前人类的小娃娃们还想抢救亚伯尔，但是怎么也扶不起来他，因为他已经死了。有一个最后跑过来的前人类的成年男子，把亚伯尔轻轻地抱住，把他仰面放在草地上，爸爸就在这个时候赶来了。

圭多神甫证实，前人类从遗传来讲，是纯种的，也就是说不是杂种。他们是一些性格温顺，善良的人，对亚当怀有感情，也热爱他的孩子。只有加音，由于他的遗传畸变，所以心肠狠毒，嫉妒成性，无法控制因性偏差而产生的激烈的感情和天性。

亚当一时间尽量控制住自己的激动，他感到了孤独。他做了一个极其轻蔑天主的动作，他向天主表示过不再想要别的孩子了，那么既然如此，按照他的想法，天主根本就没想保护这个孩子。而且他想，这个孩子总之是个合法的孩子。但是他没有想到，他曾经想要他自己的孩子，而把天主排除在外。这样他就把天主放在了一个难以运作的地位，因为天主尊重我们的自由和我们的选择。

性偏差的根源在于遗传上的污染。加音的过错是三重的：杀亲，同性恋和恋童癖。这是一种障碍，因此他不负有全部的责任。那么谁是完全的责任人呢？天主说，是他的爸爸。因为他不听话，给这个世界生出了一个无能儿，因为他违反了天主给他的唯一的戒律，这就是不许可与自己本族类以外的人有生育关系。这句话在圣经一开始时就反复地说了十来遍，这对亚当是个监视，对在他以后的天主所有的纯种子孙都是个监视。可惜，他们都反复地重犯这个罪过。

场景变换了，展示的是以后几代杂种人，在一个天主的纯种的儿子的指导和训练下，正准备树立一个栅栏。与前几代纯种的前人类比起来，这些杂种人类已经会使用语言，有适度的逻辑性，动作更自如，配合默契，在砍削木头杆子的时候，手工很好。他们的身体方面与前人类没有多大区别，只是比前人类高一点儿，而且高矮不一。有一点儿鼻子，盖得住部分鼻孔，但是还保留着尖耳朵，向上立着，高出头顶，胳膊和手都非常之长，腿太短。

圭多神甫对着培训这些杂种人的主人，评论说：

“这个动物很勤奋，别的也很勤奋！”有一个浑身长毛的动物听见了，朝着圭多神甫回答说：

“咱们都是动物”，他的意思是不只他们，而且连圭多神甫也包括在内。这时圭多神甫回敬道：

“他听懂我的话了！而且像人一样地说话！”

“我本来就是个人！我们都是人，是亚当的孩子！”

从这些话我们可以推断出，既然这些长毛的动物是人，那么我们也跟他们一样，我们都没有天主的神灵，那么我们也是动物。也许我们只是比他们稍微聪明一点儿，因为，由于原罪的缘故，天主把他的神灵从我们身上抽走了（创世纪6，3）。这个罪过就把我们降低到了亚当之子（或后代）的等级，这个称号，以后耶稣也把它加在了自己的头上，这是由于他的谦逊，也是为了使我们的明白，他想和我们的悲惨的苦难的条件保持一致，他把他的天主合法儿子的身份放在一边，

此外，犹太公会把这算作一项罪行归在他的身上，为此他被钉上了十字架。

1974年得到了最后一个启示。在这个启示里有两位女子，一位是圣母玛利亚，还有一位是第一个女子，她们使圭多神甫重新听到了她们齐唱的弥撒里的第四段正经里的几句话：“当第一个男子由于骄傲自大，就失去了与你的友谊。你没有抛弃他，让死亡来支配他，反而对他施与仁慈。你来和大家相会，为的是使想寻找你的人能够找得到你……，圣父，你这样地热爱世界，所以，在人类能够完全理解天主的精神实质的时候，你就把救世主，你的儿子派了到我们这里。”

圭多神甫评论道：现在，人类已经从野蛮状态得到了再进化，他的心理和生理方面都得到了救赎，得到了补救，从野兽状态恢复成人类，通过在遗传方面的生理和心理上的不断治疗，已经使人类能够认识并热爱天主，由于他们得到了天主的儿子亚当那样的完人在认识能力和理解能力得到了部分的补偿，这被称作“本质的飞跃”，也就是从可见的本质，敏锐的本质，和天然的本能状态飞跃到超凡的，超灵敏的，精神的，天主之子的超自然的状态。同时具备了思想和表达的方法，这就是爱，以便成为与天主保持一致的永恒生命的继承人。

思考与评论

在过去的许多世纪中，不知有多少思考者，毫无结果地想理解“天主之子”这句话的含义。难道圣保禄没有说过（见罗马书8，19）：“一

切受造物都激动地期待，盼望天主子女受显扬的来临”吗？这里含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启示并没有因最后一个使徒而结束，因为还要等待另外一个；第二个意思是，因为要由一位权威人士，如圣保禄来宣布，它是启示录以后的最重要的启示了。的确，这个启示对于理解创世纪6, 3的章句是根本性的，它也是理解全部圣经的关键。这个启示使我们明白，其实天主创造了完美的人类（参见2008年12月10日圣父教皇的讲道），但是由于天主的儿子们的不听话，他们仿效亚当，也像他那样不听话，这样，这两个平行的后代：一个是天主之子的后代，一个是人类之子的后代，或者说加音的后代，就混合成了唯一的一个血统，今天包括了整个人类。因此，全人类都变成了（神灵方面的）“被天主的王国流放出来的流亡者”，因此必须救赎，以便被重新接纳到天主的王国里去。

有些人对这个启示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这个启示在某些方面与摩西的启示相距太大，因为厄娃（爱娃）的形象与通常的厄娃形象完全不一样，而且第一个女子对于原罪不承担任何责任。反而强调了她的无辜。

这种分歧是很明显的，其原因是最初的几个世纪，摩西创世纪曾经有过一些变动：最重要的变动是所罗门王时代的“yahwista”（圣经初六卷的作者）所做出的。其后，在巴比伦的罪恶时代（译者注：参见圣经有关章节）由僧侣们做出的。有一个证据，是希伯来的口头传说，亚当曾经有过两个妻子：一个叫Lilith，她生下了魔鬼和妖

怪（也就是说杂种），另一个生下来人类。从Lilith身上不难看出厄娃的影子。此外，这还表明，创世纪的一些章节，甚至是重要的章节已经失传了。但是在一些书面的词句中留下了一些痕迹，比如那些所说的“天主的儿子”和“人类的儿子”，但是没有做出定义。

由于在摩西创世纪文本中所表现出的不同风格，最近几十年使人竟然猜想，可能有不同的作者共同参与了写作工作。我们说，实际上就是希伯来学者和僧侣作者，想把这一处的天主的话，或那一处天主的话“修改”成当时的语言而已。不要自以为是地想教给天主任何东西……！因此可以推断出，在一开始的时候，摩西创世纪就已经包括了一切主要的真理，即便是用隐喻的方法写的，而且一开始就以令人信服的证据提到了第一个男子。但是摩西创世纪的原文现在已经没有了。

此外，为了向摩西启示创造万物，所以天主就必须用符合摩西时代文化的那些词语，避免使用复杂的解释，比如遗传学，这只有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才能理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或早或晚，天主就得重新解释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他现在就给圭多神父做了这个启示，以科学的证据来完善古代的隐喻说法。

需要强调的是，给圭多神父的启示并不是要取代摩西创世纪所流传下来的内容。因为天主并没有对圭多神父说这个启示与摩西的那个启示二者取一，而只是要完善它，给阅读摩西创世纪一把开启的钥匙，这意思就是连摩西创世纪也得到了复兴。

遗憾的是，我们知道，历史上摩西创世纪从来没有像我们今天这

样地受到批判，这是那些支持进化论的人所作的，他们把诞生万物和生命归因于“出于自然”，而并不是天主的创造。这情况在神学领域就很严重，因为如果从这个前提出发，把人类的出现说成是进化的结果，那么第一个男子（亚当）在一开始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完美无缺的了，这种概念也就没有意义了。而且“原罪”，以及“从生物学方面受到腐蚀”，最后必须要进行救赎这些概念也都没有意义了。这正如圣父教皇本笃16世在2008年12月10日的讲道中所正确地指出的那样。

此外，还有一些圣经批评家说，人类想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是人类要区别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东西的一种能力，也是一种自由，是人类的一种权利。而天主禁止亚当区别善恶，是缺乏爱的表现。很明显，他们不能理解隐藏在“区别善与恶的树”这句话的隐喻，因为这是一句内容奥秘的话。但是，他们出于傲慢与自负而编造出来一个“善”与“恶”的概念，并且认为是有道理的，是因为他们考虑的是某些时代与某些地点的善与恶的道德标准！

此外，这些批评家注意到了创世纪中一些与苏美尔（译者注：指两河流域）史诗相似，他们总结说圣经不过就是来自异教徒的一部神话——我们知道，他们把摩西这个形象的时代提前了。他们没有想过，天主在没有接近摩西以前，就已经和什么人谈过人类的起源，这一教导可能留下了什么痕迹。在苏美尔文化中对这一事件有文字错误的记载，所以苏美尔文化没能深入领会他们所得到的信息的深刻含义。另外还有一些圣经学家竟至于怀疑亚拉伯罕、依撒格（以撒）、雅各伯（雅

各)，甚至摩西这些人是否曾经存在过。他们除去对创世纪不相信，还怀疑整部的圣经，把福音书降低为只是一本普通的伦理学或行为准则手册，而且更有甚者，他们认为圣经是不现实的书。

在历史的真实性方面，没有任何东西比创世纪关于宇宙起源，人类起源，以及希伯来人来源这些事实的叙述更为历史性的了。因为按照论述的基本原则，希伯来人说的东西很准确。通过摩西创世纪所得到的数据，还有圭多神甫所补充的内容，以及我们从科学那里所得来的许多知识，但是直到如今既没有得到确认，也没有在时间与空间坐标上找到准确的位置。现在，有些数据可以得到验证了，也得到了更大的可信度。比如说，我们可以追溯到人类出现的那个时代和地点。这就是从广义上讲，为什么创世纪可以被看作是一本比任何别的人类学教科书更非常靠得住的历史书。确实如此，因为它从可靠性出发，而天主是不可能错的。但是研究这本书不能从成见出发，那样会使研究得不到任何效果。而且不同的学科要注意到已经得到了启示的内容，并且把他们的数据加入到这个真实的轨迹中：一个极为漫长的被完美创造出来的人类的衰退的第一个阶段，以及以后的阶段，还有一个更漫长的由天主所运作的弥补和重建阶段。

造物论与自然选择的新解释

启示给圭多神甫的创世纪，对于证实进化论者的，或造物论者的，或其他的妥协性的学说都不存在问题：只要用“间接创造”的解释就

可以超越任何其他的学说。这个学说很简单，很合逻辑，又很详尽。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却是重大的新鲜说法，这是给我们的关于原罪的新认识，这个原罪使全人类坠入了退化的深渊，就好象掉进了一个没有底的深井。这个认识把今天在大学里所宣讲的所有理论都拉下了马，而且使那些被认为是里程碑式的所有的出土文物鉴定统统告吹。人类学家怎么能够识别出一个出土文物是属于退化阶段的还是属于进化阶段的，而到现在为止只不过有一些假定的参照点，因为直到现在所有的数据都是按照一个方向进行解释的呢？而怎么考虑直到现在不同的人科种群不属于人类的这个问题呢？所有的人类学教科书都必须重写。因为还有另外一个新闻，就是说人类并不是几百万年前被创造出来的，而是几千万年被创造出来的，就是在始新世晚期。这个定义的意思什么呢？也许是天主错了，或者是主多神甫没有听明白？都不是！科学怎么能看得见呢？它正显露出它的局限性，骗人的客观标准，先验论的观点，那些让人看不懂的、不是如实地、只是不准确的出土文物目录分类。还有呢，杂种！它给人类造成了多少后果！从杂种这个问题出发，就可以解释所有的遗传畸变，人类的恶劣倾向，生理与心理的反常，以及免疫方面的脆弱这些问题。我们是不低头的一代，耶稣这样说，他指的是我们所有的杂种人类。这是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宽恕的，过分宽恕的定义。

我们与尼安德特人（译者注：12万到3万年前生活在欧洲和西亚的一个人种）比较起来，在某些方面讨人喜欢；但是如果与被完美地创造出来的天主之子相比较，我们将觉得自己怎么样呢？我们将会看

到我们有一些极为丑陋的地方，粗俗而未开化。但是天主，以他的仁慈，在以各种选择淘汰掉了那些受污染最严重的不可救药的不重要的人种以后，在通过小型的不断的对基因和染色体的治疗，使人类最初的大部分特点进行了重建以后，他还要补偿那无法避免地失去的东西，就是神灵（精神），于是就给我们派来了耶稣。如果耶稣没有向我们输出血液，——也就是圣家族生命的血液而给我们以生命，那么我们将不可救药地失去了神灵。的确如此。因为人类由于杂交，就失去了神灵（创世纪6，3），所以在完整性方面是残缺不全的，而只剩下了灵魂（心理）和身体，这两方面都是受了污染的。因此就不能进入超自然的王国。所以，耶稣就来了，重新给我们神灵，就是他的神灵，使我们变成适合作天主之子的人，即便我们是养子，但是也能重新观看天国。而且，他还给了我们进一步治疗思想和心理疾病的可能性，这就是通过七大圣典。这样我们就有了修正人与人，人与天主之间的关系的的能力。他来教导我们不要再像动物那样地举止，那样狂傲，以势欺人，自私，骄奢淫逸；而要像天主的儿子，体会到感激天主的意义的要点，体会到我们同一种族的兄弟之间团结地互敬互爱地共同生存的意义要点。他来到我们这里，还给了我们自我解放的方法，不仅仅从暴力，非正义，或饥饿中解放出来；还有，实现那些至少凭人类的良好愿望能够实现的东西。而且，更要从我们这些有先天性缺陷的人的心理畸形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治疗悄悄地隐藏在我们心中的罪恶灵魂。他还使我们的婚姻成为神圣的圣典之一，以这些圣典来治愈我们从原罪那里继承来的先天缺陷。

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想知道，在我们之前的几百万代前人遗传给我们，积存、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和心理的晦暗的角落中，容纳了多少苦难，伤痛和不正常的病变。耶稣来给我们斩断这些与兽性的联系，以便使我们能像天使一样地飞翔。这些还不够，因为我们从物质上来讲，也是奴隶。我们是谁的奴隶呢？让我们一起来揭露这个事情。

怎样把幻象纳入圣经的背景

我们从一生下来就是亚当的财产，他任自己的意志去理解天主的宽宏大量，他向天主索取遗产中他的那一部分，而且自己作了他的大地，他的财产，他的后代的主人。但是天主，从来不违背他的诺言，他让亚当统治整个大地，他使亚当得到了满足。但是亚当滥用了他的自主权，而且还在最珍贵的东西上去损害天主，这就是生命。他的非法的后代不在天主的计划之内。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天主事先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他允许了这个错误，为什么天主没有制止他呢？天主有能力使厄娃（爱娃）的卵子和亚当的精子不相容，也有可能使加音（该隐）不生育，而把这些损失只限于他自己。但是天主并没有干涉他，因为天主创造了一个自由的人，与他自己相似，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使亚当幸福，为了使他有自发的爱情。因此，就应该让他自由，为的是使他体验不听话的后果只能带来痛苦。亚当应当自己明白自由权有可能被错误地使用，而且还应该学会以自己的代价相信天主说的那些话。当天主命令我们，或禁止我们，或建议我

们，他这样做是为我们好，而不是为了巩固他的权威。因此亚当也应该知道痛苦是来自一个错误的选择，因为他认为他是聪明的，而实际上他不是。

这一点对我们也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已经蒙受了，而且仍旧在蒙受被剥夺了一切超人类超自然的财产的继承条件的后果，而按照天主的计划，这些本来应该是人类的遗产。但是人类，由于自己的病症，甚至成了亚当的奴隶。因为亚当曾经提出过人类是他自己的财产的要求。所以，如果没有救赎，我们就永远是亚当的奴隶。

就在这个时候，耶稣来了，为了这个救赎，他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注意一下儿，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亚当的高傲、自负和其他的错误，我们看耶稣的受难和死亡不是别的，而是一种补偿，这是亚当自己应该付出的，他应该偿还天主，因为天主被夺走自己的造物；亚当还应该偿还他给天主带来的痛苦，因为他对天主不信任，不听话，并且反对天主，其次，他还应该补偿他给全人类带来的一切灾难。而从耶稣的角度来说，他要原谅亚当。的确，耶稣为了偿还亚当的债务，他以真正的谦逊，抛开他的神权；而为了改正祖宗的自负和不顺从，一直到被钉上十字架以前，他都作一个顺从的仆人[斐理伯书（腓利）2，5-8]。他任人鞭打，他知道在他那个位置的应该是亚当。亚当把我们放逐到痛苦、心理和生理的疾病之中，它们冲击了我们的生存。当人们把荆棘的冠戴在耶稣的头上时不反抗，就是为了抵偿那个人的自满自足和自负，他自己宣布自己是他的非法子孙的大地之王和主人。耶稣对全人类负责，为此他背负着十字架，这象征着全人类，他

希望使人类回复到当初的完美无瑕，这是与亚当相反的，因为他使人类坠入了无限的退化状态之中。耶稣背着十字架，好像是他要保卫这十字架，还要说：在正义还没有打击人类以前，它要先从我的身体里通过。

因此，耶稣就偿付了亚当的全部的债务，作为交换，他得到了那份遗产，亚当曾经滥用了这份遗产。一旦恢复了原状以后，就把它归还给天主：耶稣是作为救世主到来的，他是来偿付赎金的，正如人们在复活节之夜所唱的：“他以自己的生命把我们赎救”。自然，这需要我们的合作和积极参与：我们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承认耶稣是真正的天主之子，他有能力创造这个奇迹，有能力运用我们的自由和愿望，以便使我们符合天主的教导。

结论

救赎与启示录的诺言，作为对原罪的胜利和通向原来的完美状态的拉力，是与创世纪紧密相连的。如果不认识或不明白创世纪，那么，从我们的内心割舍生存于我们之间的兽性的促动因素就会变得很费劲。反之，没有天主的帮助也是不可能的。比如说，如果某个人想作一个好人，那么凭他自己的力量也可以成为好人。但是他只可做一些好事，而他的内心并没有得到治愈，在他的“我”的深处，仍旧保留原来的状态。因此，如果我们也想这样做，但若没有耶稣所留给我们的工具，我们就不能完成这种变化。这些工具中的第一件，就是圣餐，

它是真正地把神的身体和血液输入到我们虚弱的人类的一个工具：神的身体为了治愈我们生理和心理遗传缺陷，神的血液为了营养我们的内心，使我们再次得到具有神灵的生命。以圣餐，一滴一滴地，一粒一粒地，就可以把我们的有病的细胞替换成耶稣的完美的和神圣的细胞。只有耶稣，这个神与人之间的中间人和天主的真正的儿子，才能够按照天主的意旨来完成这个新的创造。

谈论了这么广泛的，彼此之间完全不同的，如此现实的话题，对于任何想了解天主所做的事情的人，这个启示就成了绝对必需的了。这个启示是阅读一切先知的书，特别是福音书的一把钥匙。

考虑到最近的一些先知的书，比如“我得到过像福音一样的启示”这本书，——有些人可能读过了，这是Maria Valtorta在耶稣和玛丽亚的口述下写的，当读到耶稣指出亚当和厄娃（爱娃）都是罪人时，如传统所说的那样，可能会感到有些费解。这就可能诱使读者想，圭多神甫可能没说实话。但是你只要思考一下儿：耶稣怎么可能在那些书中，说出来要在几十年以后告诉给圭多神甫的话呢？而这些话需要一个启示，要单独地有一些篇章来谈论这些话题，做适当的解释。但是耶稣为这个启示已经铺平了道路，他在Valtorta书中的许多篇章里非常广泛地描述了原罪的后果。他说这个原罪把人变得像动物，身体也像动物，类似于人科动物，把动物本能的毒素灌输到人体内，比如以势欺人，贪婪，挑衅，报复及不可控制的各种欲望。只有认清了这些本源，人才能按照耶稣指出的正确的道路前进，从而达到现在生活

和未来生活的幸福境界。

如有人想阅读这个启示的全文，请登录www.genesibiblica.eu，
免费下载；或者，如果想购买本书，可与下列电子邮件地址联系：
genesibiblica@libero.it

翻译：沃野